

但我們總是做了，在這一工作中邁出了有力的第一步，今後，更多的步伐和成果將隨著這一起步而不斷的來到。唯一遺憾的是由於經費的限制，使得本來完整的計劃泰半胎死腹中，校方在這件

事情上的冷漠是很令人不滿的。另外由於時間太過匆促，使得整理和統計工作無法作得很詳盡，另一方面，問卷的製作亦未盡理想，工作上的許多問題都有待我們檢討和深省。希望此項舉動在

北醫能收到拋磚引玉的效果，最後我們願以一句話與諸位共勉：

把握住你有限的生命，讓它發光發熱。

參、山訪雜記

七月一日早上我和梁即搭車直赴蘇澳，展開為期二週的訪問工作。這是我們第一次踏入山地，它對我總是充滿了神秘和誘惑，我倆懷著新奇的心，深深地盼望工作能順利進展，能和山胞們愉快地相處，有好的收穫高興與地返北。

當我們步下公路局班車時，江媽媽已在那兒等我們，見了她那誠樸的樣子，使我感到是那麼親切，那麼平易近人。路過那一間間的小屋，山胞們都投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們，心裡也許想著：這二個平地小姐到這兒做什麼？在那平場上正有著一些小朋友嬉戲，呈現出一片和諧的氣氛。到了江媽媽家，計劃應如何展開工作，因山胞均有「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」的習慣，所以大家決定當晚即展開訪問工作，以免於白天找不到人。

此次我們所訪問的是——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，大同鄉寒溪村和樂水村。前者因靠蘇花公路，其生活水準較高，小朋友都很活潑，喜歡你的程度就有如麥芽糖一樣黏著不放。大同二村住屋較為分散，且更為山區，如有同好者想自行組隊前往的話，千萬要先打聽如何辦理入山手續，因入鄉也算是入山。因住屋較分散，每要到一處訪問必得步行一、二個鐘頭，有時可真覺得吃不消，好累喔！

我們在村裡走了數趟，發覺在家的都是老的或小的，很少有年青的，奇怪著他（她）們都上那去了，一問之下原來都是因山上工作既辛苦而收穫又少，所以都出外到工廠做工，年輕的女孩子也都「外銷」到城市淘金去了，因而產生了早婚的現象。

山地的衛生所設備及人員實在是太少，只有一位醫生兼主任，要給山胞看病又要做行政上的工作，而保健員也是由日制時代留下來的，連個合格的護士都沒有。雖然每村都有衛生室，但山胞們的住屋都十分分散，每遇有病痛時均要走上三十分，有的甚至一、二個小時，碰到急診時就只好往羅東送（因設備不夠），如此一來，時常會延誤很多的時間。

在山地最常見的病就是結核，這可能是和營養有關，比率相當高，實在是山地醫務的一個重大問題，而且患病者也都由於家庭經濟較差，而缺乏理想的環境以恢復之。發燒、咳嗽在山地兒童來說是最普遍也最廣泛的，幾乎每家都有疑為支氣管炎。老年人大概以心臟病最多。幾乎每個小孩，甚至少數的成人，都有條蟲且數量不少，所以於醫療時應注意此點，其他的寄生蟲也不少。麻疹疫苗的接種尚不能普遍為山胞接受，也許是觀念問題和價錢太貴之故吧！每位母親對小孩預防針接種都蠻注重，這是個很好的現象。

在山裏面最常見的是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教堂，有的建築得可稱是堂皇，比起一般住屋可真是「洋派」。每位山胞都是信仰其中之一，很多山胞住屋家都有耶穌的像，不禁使人有點感到受到「文化侵略」。

· 張 慎 ·

山胞們對於金錢不懂得利用，有多少用多少，難得有儲蓄的，而且多用在抽煙、喝酒（我想可能公賣局的啤酒都到他們肚子裏），娛樂也少，所以家庭計劃的推行就不是容易事了。山地人普遍都用日語及其本地話（平常在家聽媽媽講的略可用上一點，山地話也學了不少）。山地的女孩子都相當漂亮，且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歌聲悅耳，令人懷念。

山胞們對於家庭計劃尚不能完全的接受，也許是因知識水準較低之故，對避孕尚知一點，但都因不適而不肯再嘗試他法，我們就利用這機會好好地將我們所準備的灌輸給他們，他們都樂於接受，有的甚至向你求教永久避孕法，但是有的都不好意思講，一問三不知，且直搖頭說不好意思。

公共衛生在山地來說相當糟糕，有的在住處、廚房、廁所旁闢室養豬，如此怎不百病叢生？有些貧戶可真可憐，一家數口住在一間破爛的草房中，一到下雨那簡直不能住。部分地區住屋的屋頂是用石片蓋的，好特殊，是在他處無法見到的，坐在裏面感到非常涼快。

在我們未到山地時，對山地的一切都是很早以前所得知的舊消息，沒想到所見的都不盡相同，現在他們已沒有以前所謂的巫術存在，但仍有巫師的存在，江媽媽特請了一位老山胞為我們解說：遇有嚴重疾患時，就用一竹子卜卦（此竹子很特殊，並不是隨便取就可以的，必需是以人祭過後才可以，現在已不多存了），如果竹子不往下掉，那就只有等死了，我和梁聽後覺得好驚訝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。

山胞們吃肉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，營養都不夠，個個面黃肌瘦。平常在家喜歡吃魚的我，在山裏面難得見到有魚。也許你有錢，但你絕對吃不到「飛鼠肉」，在我們要離開東岳時，正好江伯伯打了一隻要我們帶到寒溪加菜，打牙祭，沒想到梁竟然不敢吃，我吃起來那味道可真棒，相當的好，也不能形容出來，反正以後大家如有機會定要好好地把握住去嚐嚐。

山地對我們這些生活在花花世界中的台北人總是刺激的，雖然和他們處了二星期（共換了三個村落，但每到一處剛熟悉時就得離開，無法做太深入的探討，但這些天所給我的印象卻是無法自我腦海中消失的，在這兒要說的，總是覺得那麼多，好像還有很多寫不出來，如此拉拉扯扯的談了一點，蕪亂無章。在都市生活優越慣的我們，如果能有機會到山地上去看一看，或許會對金錢的意義更明瞭些。

最後，我深深地體會到，山胞的生活是多麼清苦，他們還需要人們的溫馨，社會的關心。當那些山胞以感激的目光對你說「謝謝」「再見」時，不管你是什麼身分，那衝勁、那欣慰，足以彌補你一天的辛勞。貧困與疾病雖是人類最大的敵人，但我們要以「愛心」來克服它，以謀求更高的理想。